

● 《人文纵览》丛书

鲁迅随感录

海天出版社

鲁迅著
唐弘翠编



“人文纵览”编辑旨趣

中国现代文艺复兴发动于“五四”前后，其后一二十年，文艺、学术均有建树，当中情形大略为世人所知。读书界晚近推重的现代名家散文，无疑是那一时期文坛显绩之一。如今看来，此类著作不仅依然具有文学价值，且还包含生动的人文掌故和历史消息。

我们创设这套文丛，着眼于一种实际的文化氛围，旨在系统地介绍现代作家、学者撰笔的各类散文代表作品，从而通过这一侧面，检视“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进程中若干成就与局限。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在选择书目时，并未就文化倾向求其一律。其中某些作品虽具一定地位，或未免有所偏失。所以，读书界在“拿来”的同时，亦须以审慎的眼光对待之。这是我们看待一切以往时代的文化遗产应有的态度。文丛所取著作，大致包括随笔、小品文、日记、书信、演讲、回忆录等多种文体形式。

目 录

随感录·二十五	1
随感录·三十五	4
随感录·三十六	6
随感录·三十七	8
随感录·三十八	10
随感录·三十九	15
随感录·四十	19
随感录·四十一	22
随感录·四十二	25
随感录·四十三	27
随感录·四十七	29
随感录·四十八	30
随感录·四十九	32
随感录·五十四	34
“来了”	37
现在的屠杀者	39
人心很古	40
“圣武”	43
不满	46

恨恨而死	48
有无相通	50
暴君的臣民	52
生命的路	54
自言自语	56
“生降死不降”	63
名字	64
无题	66
智识即罪恶	69
事实胜于雄辩	74
娜拉走后怎样	75
未有天才之前	83
论雷峰塔的倒掉	88
说胡须	91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97
看镜有感	103
忽然想到·一	108
忽然想到·二	110
忽然想到·三	112
忽然想到·四	113
忽然想到·五	116
忽然想到·六	119
忽然想到·七	123
忽然想到·八	126
忽然想到·九	129

忽然想到·十	132
忽然想到·十一	137
论辩的魂灵	144
战士和苍蝇	147
夏三虫	149
杂感	151
导师	154
长城	157
一点比喻	158
谈皇帝	162
空谈	165
可恶罪	170
“意表之外”	172
新时代的放债法	174
小杂感	177
文学和出汗	182
文艺和革命	184
拟豫言	186
扁	191
路	193
习惯与改革	195
唐朝的钉梢	198
新的“女将”	200
水灾即“建国”	202
观斗	203

文摊秘诀十条	205
最艺术的国家	207
现代史	210
推背图	212
夜颂	215
秋夜纪游	217
“揩油”	219
外国也有	221
漫骂	224
过年	226
运命	228
洋服的没落	230
一思而行	233
正是时候	235
算账	237
奇怪	239
说“面子”	242
拿破仑与隋那	246
半夏小集	248

随感录^①·二十五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②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③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

① 随感录，《新青年》杂志自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起开辟的一个栏目，鲁迅从第二十五篇起在这个栏目上发表文章，前后共写了二十七篇。

② 严又陵，即严复（1853—1921），字又陵。清末思想家、翻译家。早年曾往英国学习海军，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曾译书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思想，在当时中国知识界发生很大影响。

③ 《天演论》，英国19世纪思想家、博物学家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前两部分。《天演论》是严复的译名。因为严复的翻译有很大的意译成分，鲁迅这里称之为“做”。

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 华宁该尔 (Otto

Weininger)^①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原刊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号，收入《热风》）

^① 华宁该尔，通译魏宁格（1880—1903），奥地利心理学家。所著《性与性格》一书从生理和心理等方面贬低女性。

随感录·三十五

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

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①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②暴虐，后有殷顽作乱^③；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原刊 1918 年 11 月 15 日《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收入《热风》）

① 成汤文武周公，商周时期四位善于治世的统治者。成汤，商代的第一个君主；文武，指周文王和周武王；周公，系武王之弟，周成王时曾由他摄政。

② 桀纣，桀是夏代最后一个君主，纣是商代最后一个君主，均以荒淫暴虐著称。

③ 殷顽作乱。周成王时，纣的儿子武庚起兵反周，史称“殷顽作乱”。时周公摄政，率师东征，杀武庚，平定叛邦。

随感录·三十六

现在许多人大有恐惧；我也有大恐惧。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譬如埃及犹太人^①，无论他们还有“国粹”没有，现在总叫他埃及犹太人，未尝改了称呼。可见保存名目，全不必劳力费心。

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

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

① 埃及犹太人，犹太人原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一带，故有此称。公元前1320年，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往迦南（巴勒斯坦）建国。至公元70年，罗马帝国东征，迫使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处。

人!”

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

（原刊 1918 年 11 月 15 日《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收入《热风》）

随感录·三十七

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①，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②，位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

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听说其中好处甚多，重要的举出两种来，是：

一，用在体育上。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验；所以须改习本国式体操（即打拳）才行。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或木棍，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该有点“效验”。无如竟不

① 满清王公大臣，指清朝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他们提倡打拳，是想借此拉拢义和团，对付当时在华的外国势力。戊戌之后，慈禧太后曾想废黜光绪皇帝，立载漪的儿子为帝位继承人，此事遭到各国驻华公使反对，双方矛盾一时激化。

② 这位“教育家”指当时的济南镇守使马良，他写了一本《新武术初级拳脚科》，由北洋政府审定为教科书。

见效验！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练“武松脱铐”那些把戏了。这或者因为中国人生理上与外国人不同的缘故。

二，用在军事上。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中国人得胜，是不消说的了。即使不把外国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齐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件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我想（他们不曾说明，这是我的“管窥蠡测”）：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¹。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

（原刊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收入《热风》）

¹ 一千九百年，指1900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战争。

随感录·三十八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 Nordau^①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②。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① Nordau，通译诺尔道（1849—1923），出生于匈牙利的德国医生、政论家、小说家。

② “国民之敌”，原为挪威作家易卜生所著剧本《国民之敌》的主人公斯托曼。斯托曼是一个温泉浴场的医务官，因发现浴场矿泉里含有传染病菌，建议对浴场加以改建。而市政当局和市民却担心经济利益受损，竭力反对，终于将斯托曼革职，宣布他为“国民之敌”。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 mob^① 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

① mob, 英语：群氓、乌合之众。